

向阳花:

## 把自己跳成西藏的一张名片

本报记者 刘斯宇



▲向阳花在藏北草原演出时留下的剧照。

坚定的决心。

后来,舅舅亲自送她出发。沿着刚刚修通的青藏线,客车一路颠簸,几天几夜后终于到了有火车的城市。第一次见到火车的向阳花,兴奋得无法言语。三天三夜的硬座,有时铺张报纸睡在座位下面,当广播里终于传来“北京站到了”的声音时,整个车厢都沸腾了。

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四年,是向阳花艺术生命中最严苛也最宝贵的时光。每天凌晨四点起床,结伴去教室练习:踢单腿各200次、小跳1000次;软开度训练、毯子功……有时练得太累,在海绵垫上稍作休息就会直接睡着。老师们常说的那句话深深烙印在她心里:“一天不练自己知道,三天不练观众知道。”

1979年,学成归来的向阳花被西藏自治区歌舞团“拦路抢回”。从那时起,拉萨成为她艺术生涯的重要舞台。她先是在自治区歌舞团工作了半年,此后虽然长期扎根那曲,但拉萨始终是她作品呈现和艺术交流的中心。从早期的全区舞蹈比赛,到后来的藏历新年晚会,再到退休后依然活跃的文艺指导,拉萨见证了向阳花艺术之路的每一个重要节点。

## 用舞蹈演绎故乡的故事

1982年,全区舞蹈比赛在拉萨举行。向阳花的独舞《悔恨》震撼了全场——她再一次入戏太深,在编导的呼喊下才意识到表演结束。那一年,她包揽了编导、表演、音乐三项一等奖。对于一个不曾有过恋爱经历的小姑娘来说,扮演失去孩子的母亲无疑是巨大的挑战。为了演好这个角色,她曾去医院儿科观察,用枕头学习如何抱孩子、喂奶,枕头成了她每日每夜呵护的“宝宝”。

从那以后,向阳花的创作更进一步。在拉萨的舞台上,她的作品不断获得全区乃至全国同行的认可。《霍姆斯斯》被舞蹈专家点评为“西藏出现的新舞蹈语汇”,而2012年在西藏电视台藏历新年晚会上首演的女子群舞《圣地礼韵》,则彻底打破了人们对牧区原生态舞蹈的刻板印象——这部作品将藏族传统礼仪文化以动态舞蹈形式搬上舞台,展现了藏族人的谦逊与和善。

2021年,西藏军区文工团带着向阳花编导的《圣地礼韵》(谐萨)远赴俄罗斯,参加国际军事比赛“首届”文创竞赛,从20个国家100多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,荣获一等奖。消息传回拉萨,文艺界为之振奋。2022年,她荣获那曲市首届“羌塘文学艺术奖”个人成就奖。

2022年,时隔十年,向阳花在拉萨市藏历新年晚会上推出《圣地礼韵》的姊妹篇《吉祥礼》,将藏族男士“礼、敬、净、雅、慈悲、吉祥”六种礼仪融入现代舞蹈语言。这一年,她被编入《中国舞蹈美育家大辞典》。

从羌塘草原到拉萨舞台,再到世界五大洲,向阳花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。但她最眷恋的,始终是拉萨这片艺术沃土。2024年,已经退休多年的她应邀为自治区文联“村歌嘹亮”活动担任舞蹈编导,带着拉萨市林周县的村级合唱团走向全国舞台,斩获“嘹亮好声音”荣誉。

有人问她为什么始终离不开拉萨,她说:“舞蹈是牧区人民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,但拉萨是让这些舞蹈被更多人看见的地方。”在她心里,拉萨就是那个让藏北羌塘的“春暖花开”被世界看见的窗口。

如今,向阳花依然活跃在拉萨的舞台上。“舞蹈是我内心的表达,对生活的热爱,情感的寄托,精神的追求。”这位被艺术之神眷顾的藏北牧女,用半个世纪的坚守与创新,在日光之城绽放着一朵永不凋零的艺术之花。



▲大型藏族原生态歌舞乐《藏谜》,由杨丽萍任艺术总监、总编导,向阳花担任编导、执排。

▲向阳花在奥地利演出期间接受奥地利国家电视台采访。

▲向阳花(右四)和演员的合照。



▲向阳花受邀为比如县羊秀乡村民创作编排舞蹈,以苏毗文化遗址为主题的《扎西德勒》在比如县乡村文艺比赛中荣获二等奖。

▲“盛世中国·幸福西藏”合唱比赛中,由向阳花(左三)指导的当雄代表队荣获二等奖。



▲比如县羊秀乡苏毗女儿国遗址上,向阳花给演员整理壁画苏毗服饰。(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)



她是藏北牧人口中的“苏联女孩”,12岁那年,一句“你们都是党员,要支持我,不能拉我的后腿”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;她是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一级舞蹈编导,从羌塘草原的赛马场跳到维也纳、柏林的艺术殿堂;她在拉萨创作了《圣地礼韵》《吉祥礼》等经典作品,又从这里出发,代表中国站上俄罗斯的国际领奖台。向阳花,这位名字里带着阳光的藏族女子,用半个世纪的舞步,把藏北的故事跳进拉萨的聚光灯下,也跳上了世界的舞台。

## 金发牧童的艺术初啼

在那曲市比如县牧区,一个金发碧眼的小女孩常常被前辈们争相抱在怀中,亲昵地唤作“苏联女孩”。这是上世纪60年代,那个充满激情的岁月里,小向阳花跟随父母来到了藏北高原,开启了她与艺术的不解之缘。

谁也不会想到,这个金发牧童,日后会成为西藏舞蹈界一颗耀眼的明星。而命运的齿轮,在她第一次登上舞台时便开始转动。

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。比如县城组织“忆苦思甜”文艺演出,一部讲述旧社会母女被地主拆散的情景剧缺少小演员,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县小学业余宣传队的小向阳花。对于年幼的她,“艺术”和“演员”还是遥远而陌生的词汇,但天生的领悟能力让她很快进入到剧情中。

演出结束时,小向阳花入戏太深,久久不能自拔,最后被大人从舞台上抱下来。多年以后,当已是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一级舞蹈编导的向阳花回忆起这段往事,依然感慨万千。那是她与艺术的第一次碰撞,却仿佛冥冥中注定了一生的缘分。

## 从羌塘到北京再到拉萨,一朵花的绽放

上世纪70年代初,在那曲上小学向阳花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。中央民族学院(现中央民族大学)来西藏选拔舞蹈生,她因出众的表现被选中。12岁的她,虽然不懂这意味着什么,但“去北京上学”成了心中不可动摇的向往。

面对孩子的远行,父母和亲戚们陷入纠结。这时,小向阳花说出了一句让所有大人震撼的话:“你们都是党员,要支持我,不能拉我的后腿。”童言无忌,却让大人们看到了一个孩子